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情史類略 第十三卷 情憾類

以下無緣

昭君

昭君字嬙，南郡人。元帝時，以良家子選入掖庭。或云昭君者，齊國王穰女。年□七，儀容絕麗，以節聞。國中長者求之，王皆不許，乃獻元帝。時宮人既多，帝造次不能別房帷。乃令畫工圖之，披圖召幸。他人往往行賂，多得進。昭君自恃其貌，志不苟求，工遂毀為其狀。會匈奴單于來朝，求美人為閼氏，帝敕以宮女賜焉。

昭君入宮數載，未得見御，積悲怨，乃請掖庭令求行。單于臨辭，大會，帝召女以示之。昭君丰容靚飾，光明漢宮，顧影徘徊，竦動左右。帝見大驚，意欲留之，而重失信於異域，遂與匈奴。昭君戎服乘馬，提一琵琶，出塞而去。為書報帝云：

「臣妾幸得備禁臠，調身依日月，死有餘芳。而失意丹青，遠竄異域，誠得捐軀報主，何敢自憐。

獨惜國家黜陟，移於賤工。南望漢關，徒增愴結耳。有父有弟，惟陛下幸少憐之。」

帝回思昭君不置，為誅畫工毛延壽等。昭君又有怨詩云：

「秋木萋萋，其葉萎黃。有鳥處山，集於苞桑。養育毛羽，形容生光。既得升雲，上游曲房。離宮絕曠，身體摧藏。志念抑沉，不得頡頏。雖得委食，心有徊徨。我獨伊何，來往變常。翩翩之燕，遠集西羌。高山峨峨，河水泱泱。父兮母兮，道悠且長。嗚呼哀哉，憂心惻傷。」

昭君請掖庭令求行，非輕去其鄉也。惜其名之不傳，與面目之不經見於天下也。王荊公曰：「自是如花畫不成，當時枉殺毛延壽。」長卿氏曰：「方昭君之行，『丰容靚飾，光動左右』，此即昭君圖也。『戎服乘馬，提一琵琶出塞而去』，此又即昭君圖也。延壽豈能圖昭君哉！」余謂延壽即能圖昭君，使得進御，不過玉簫筐牀，一番恩寵而已。豈若青塚黃昏，令騷客情人憑弔於無窮也！昭君有子曰世遠。單于死，世遠繼立。胡法，父死則妻其母。昭君問世遠曰：「汝為漢為胡？」世遠願為胡。昭君乃吞藥自殺。胡地草皆黃，惟昭君墓草獨青。然則昭君又單于之貞婦矣。貞於漢不得，而貞於胡，究終心未嘗忘漢。既死，而以青塚自旌。乃謗者曰：「漢恩自淺胡自深。」豈不冤哉！

漢武帝幸平陽公主家，置酒作樂。衛子夫為謳者，善歌，能造曲。每歌挑上，上喜動，起更衣，子夫因侍尚女軒中，遂得倖。帝見其美髮，悅之，納於宮中。時宮女數千，皆以次幸。子夫新入，在籍末，歲餘不得見。上擇宮人不中用者出之，子夫因涕泣請出。上曰：「吾夜夢子夫中庭生梓樹數株，豈非天意乎。」是夕幸之，竟立為后。生戾太子。子夫之請出，與昭君之求行一也。而徒以美髮，遂得正位中宮，昭君於是乎命薄矣。

侯夫人

煬帝建迷樓，宮女無數，多不得進御。有侯夫人者，忽自縊於棟下。臂懸錦囊，左右取進，得自感詩三首。其一曰：

「庭絕玉輦跡，芳草漸成窠。隱隱聞簫鼓，君恩何處多。」

其二曰：

「欲泣不成淚，悲來翻強歌。庭花方爛熳，無計奈春何。」

其三曰：

「春陰正無際，獨步意如何。不及閒花草，翻承雨露多。」

又妝成詩云：

「妝成多自恨，夢好卻成悲。不及楊花意，春來到處飛。」

又遣意云：

「秘洞遍仙卉，雕房鎖玉人。毛君真可戮，不肯寫昭君。」

又自傷云：

「初入承明日，深深報未央。長門七八載，無復見君王。寒春入骨清，獨臥愁空房。跚履步庭下，

幽懷空感傷。平日所愛惜，自待卻非常。色美反成棄，命薄何可量。君恩實疏遠，妾意徒彷徨。家豈無骨肉，偏親老北堂。此身無羽翼，何計出高牆。性命誠所重，棄割亦可傷。懸帛朱棟上，肚腸如沸湯。引頸又自惜，有若絲牽腸。毅然就死地，從此歸冥鄉。」

帝見其詩，反覆感傷。往視其屍，曰：「此已死，顏色猶美如桃花。」乃急召中使許廷輔曰：「朕面遣汝擇後宮女人迷樓，汝何故獨棄此人也！」乃令廷輔下獄，賜自盡。

世廟宮人

世廟宮人張氏，恃貌不肯阿順。匿閉無寵，早卒，殮於宮後。宮制，凡殮者，必索其身畔。得羅巾有詩，以聞上，上傷之。以宮監不早聞，杖殺數人。詩曰：

「悶倚雕欄強笑歌，嬌姿無力怯宮羅。欲將舊恨題紅葉，只恐新愁上翠蛾。雨過玉階天色淨，風

吹金鎖夜涼多；從來不識君王面，棄置無情奈若何。」

南寧伯毛舜臣在南京留守時，被命灑掃舊內。見別院牆壁，多舊時宮人題詠，年久剝落，不可盡識。其一署云：「媚蘭仙子書」，末二句猶存，云：

「寒氣逼人眠不得，鐘聲催月下斜廊。」

字畫婉麗，當時風神月思，亦足想見。

杜牧

太和末，杜牧復自侍御史出佐江西宣州幕。雖所至輒游，而終無屬意。及聞湖州名郡，風物妍好，且多奇色，因甘心游之。

湖州刺史某乙，牧素所厚者，頗喻其意。及牧至，每為之曲宴週遊，凡優姬娼女，力所能致者，悉為出之。牧注目凝視曰：「美矣，未盡善也。」乙復候其意。牧曰：「願得張水嬉，使州人畢觀。候四面雲合，某當閒行寓目。冀於此際，或有閱焉。」乙如其言。至旦，兩岸觀者如堵。迨暮，竟無所得。將罷，舟艤岸。於叢人中，有里姥引鴉頭女，年□餘歲，牧熟視曰：「此真國色！向誠虛設耳。」因使語其母，將接致舟中。姥女皆懼。牧曰：「且即納，當為後期。」姥曰：「他年失信，復當如何？」牧曰：「吾不□年，必守此郡。□年不來，乃從爾所適可也。」母許諾。因以重幣結之，為盟而別。故牧歸朝，頗以湖州為念。然以官秩尚卑，殊未敢發。尋拜黃州、池州，又移睦州，皆非意也。牧素與周墀善。會墀為相，乃並以三箋於墀，乞守湖州。

大中三年，始授湖州刺史。比至郡，則已□四年矣。所約者已從人三載，而生三子。牧既即政，亟使召之。其母懼其見奪，攜幼以同往。牧詰其母曰：「曩既許我矣，何為反之？」母曰：「向約□年，□年不來而後嫁，嫁已三年矣。」牧因取其載詞視之，俯首移晷，曰：「其詞也直，強之不詳。」乃厚為禮而遣之。因賦詩以自傷，曰：

「自是尋春去較遲。不須惆悵怨芳時。狂風落盡深紅色，綠葉成蔭子滿枝。」

吳氏女

城之西有吳氏女，生長儒家，才色俱麗，琴棋詩書靡不究通，大夫士類稱之。其父早世。治命宜以為儒家室，女自負不凡。

永嘉鄭儂，字天趣，客於洪氏。一日媒媼來，言女家久擇婿，難其人。洪仲明公子戲欲與鄭求之，鄭辭已娶。媒媼欲求鄭詩詞達於女氏，鄭戲賦《木蘭花慢》云：

「倚平生豪氣，切星斗，渺雲煙。記楚水湘山，吳雲越月，頻入詩篇。菱花劍光零落，幾番沉醉樂風前。閒種仙人瑤艸，故家五色雲邊。芙蓉金闕正需賢，詔下九重天。念滿腹琅玕，盈襟書傳，人正韶年。蟾宮近傳芳信，姮娥嬌豔待詩仙。領取天香第一，縱橫禮樂三千。」

翌日媒來云：「吳族見詞，莫不稱美。但母嫌官人已娶有子，女意不然。」因出其和詞云：

「愛風流儒雅，看筆下，掃雲煙。正因倚書窗，慵拈針線，懶詠詩篇。紅葉未知誰繫，漫躊躇無語小闌前。燕子知人有意，雙雙飛向花邊。慙慙一笑問英賢，夫乃婦之天。恐薛媛圖形，楚材興念，喚醒當年。疊疊滿枝梅子，料今生無分共披仙。贏得鮫綃帕上，啼痕萬萬千千。」

過數日，女密令吳媼來觀。媼致女命，雖居二室，亦所不辭。且囑鄭託相知之深者，開導母意，玉成其事。鄭託吳槐坡者往說，其母終不從。

有周姓者，妒鄭之成，挾財以媚母。母惑之。鄭聞其事，復賦前腔寄云：

「望垂楊裊翠，簾試捲，小紅樓。想瓊珮敲霜，鸞妝沁粉，越樣風流。吟懷白晝豪健，灑雲箋，醉裡度春愁。有唱還應有和，纖纖玉映銀鈎。犀心一點暗相投，好事莫悠悠。便有約尋芳，蜂媒才到，蝶使重遊。梅花故園憔悴，揖東風讓與古梢頭。況是梅花無語，杏花好好相留。」

女氏再和云：

「看紅箋寫恨，人醉倚，夕陽樓。故里梅花，才傳春信，先認儒流。此生料應緣淺，綺窗下雨怨雲愁。如今杏花嬌豔，珠簾懶上銀鈎。絲蘿喬樹欲依投，此景兩悠悠。恐鶯老花殘，翠嬌紅減，辜負春遊。蜂媒問人情思，總無言應只低頭。夢斷東風路遠，柔情猶為遲留。」

鄭觀所和兩詞，才情標緻，益不能忘。再賦詩云：

「銀箋寫恨奈情何，料得情深斂翠蛾。須信梅花貪結子，東風著意杏花多。翠袖籠香倚畫樓，柔情猶為我遲留。何時共箇鴛鴦字，吟到春風淚欲流。」

吳氏和云：

「慈親未識意如何，不肯令君畫翠蛾。自是杏花開較晚，梅花占得舊情多。殘紅片片入妝樓，獨倚危闌覺久留。可惜才高招不得，紅絲雙繫別風流。」

書詞尚多，不能悉載。

及母氏納周之幣，女號泣曰：「父臨終，命歸儒士。周子不學無術，但能琵琶耳。我誓不從之！」因佯狂，擲冠於地。母怒，毆之至再。發憤成疾，病且篤。母始大悔，懼逆其意，即以定禮付媒氏還周，而女病已無起色矣。因以書遺鄭曰：「妾之病實為郎也。若此生不救，抱恨於地下，料郎之情，豈能忘乎！」末復綴一絕云：

「青衣扶起髻雲偏，病裡情懷最可憐。已自慙慙無氣力，強擡纖手寫雲箋。」

臨終，泣謂青衣梅蕊曰：「我生為鄭，死亦為鄭。我死後，可以鄭郎詩詞書翰密藏棺中，以成我意。」及卒，鄭為文祭之，復作悼亡詩云：

「相見愁無奈，相思自有緣。死生俱夢幻，來往只詩篇。玉珮驚沉水，瑤琴愴斷弦。傷心數行淚，盡日落花前。」

又一絕云：

「詩寫新箋幾往來，佳人何自苦憐才？傷心春與花俱盡，啼殺流鶯喚不回。」

後鄭召箕仙，得一詞云：

「綠慘雙鸞，香魂猶自多迷戀。芳心密語在身邊，如見詩人面。又是柔腸未斷，奈天不從人願。瓊銷玉減，夢魂空有幾多愁怨。」

鄭感之，再調《木蘭花慢》云：

「任東風老去，吹不斷，淚盈盈。記春淺春深，春寒春暖，春雨春晴，都來殺詩人興。更落花無定挽春情，芳草猶迷舞蝶，綠楊空暝流鶯。玄霜著意擣初成，回首失雲英。但如病如癡，如狂如舞，如夢如醒，香魂至今迷戀，問真仙消息最分明。後夜相逢何處，清風明月蓬瀛。」

吳氏之母，痛憶之甚，亦死。

建康龍生

洪武中，有龍生者，本建康人。遠祖仕宋，為京官，從隆祐孟太后南遷，留家江右。子孫蕃衍，世守詩書。生行第八，早慧，六歲能誦詩，九歲曉屬對，作五七言絕句，詩皆可觀。生有姑適祖氏者，特愛生，生往來姑家甚熟。祖有異母兄弟，同居各爨。兄歿，惟嫂陳氏，及二子三女存。長女次女皆適人，惟幼女在室，絕有姿容，長生三歲。生雖少年，穎敏而馴謹，不好弄，且善伺人意。故祖氏一家，聞生來，莫不歡喜。女亦視生如弟兄，不復迴避。女母聞生姑稱生聰敏好學，深欲媾生。女亦眷眷屬目。

祖中庭植鳳尾一株，已百年。生吟嘯其側，女窺無人，出就生鳳尾下，謂生曰：「老母聞令姑說子聰明，欲以我結好，我亦願為子妻，第未審子父母之意然否？」生應曰：「得子為配，足慰平生。」因指鳳尾誓之曰：「若余事成，開花結子；事若不成，根枯葉死。」誓畢散去。生盤桓祖氏，大小悅之，女尤敬慕，嘗親捧茶與生。生取茶戲曰：「茶已吃矣，不患不成。」家人聞之，亦不問也。

女家貧，未嘗有繒纈之飾，粉黛之施，而荊釵裙布無垢污，下至足纏亦潔白如雪。兼之賦性和柔，女紅尤為一族冠。二嫂酷妒之，女不較也。生重其為人，伉儷之念益切，會生姑與陳妯娌參商，陽為從與，陰實阻之。故生父母猶豫，而女與生俱不知也。遷延歲月，生既冠，去事舉子業，女家蹤跡稀矣。然女念生未嘗去懷，惟母知其情。喻之曰：「我又遣人往彼談汝姻事，早晚當有定議，汝勿憂煎，自損容貌。」逾時生至，雖主姑家，而意在於女。留數日，二嫂俱歸寧，女獨紡小樓上。樓下一深巷通後園，巷半磚砌磴道以登。生從園中還，聞女紡聲，逕奔女所。女見生來，喜氣溢面，輟紡敘禮，與生對坐，且紡且談。因以己年庚告生，使生推算，卜其諧否。又與生活家事甚悉。生感其意，口占一詩贈之。詩曰：

「曲欄深處一枝花，穠豔何曾識露華。素質白攢千瓣玉，香肌紅映六銖紗。金鈴有意頻相護，繡幄無情苦見遮。憑仗東皇須著力，向人開處莫教差。」

女不甚讀書，識字而已，語生曰：「子宜解說，俾我聞之。」生一一敷繹其義。女笑曰：「他日得侍房幃，子必教我，我雖愚暗，久當能之。」生曰：「以子慧心，學之易易。」因代為答詩曰：

「深謝韶光染色濃，吹開准擬倩東風。生愁夕露凝珠淚，最怕春寒損玉容。嫩蕊折時飄蝶粉，芳心破處點猩紅。金盤華屋如堪薦，早入雕欄□二重。」

生復縷縷為詳詩意。女曰：「嘗聞子才調敏捷，今觀信然，使我傾仰彌切。」因目生久之曰：「子決非庸人，後當貴顯，我欲以蒲柳之質為託者，非有他也。以父早亡，母年漸老，長兄書寫公門，次兄陷身吏役，二嫂悍惡，子所深知。但得遠離凶曠，獲託絲蘿，子縱無官，不為命婦，亦不失為士君子妻。萬一流落俗子手中，有死而已。惟子念之圖之。」生自初悅其貌，不料其志識若此。自是拳拳婚議，惟恐蹉跎。

俄而女兒果以吏敗，家事亦落，生父母遂無意締盟。生私作長歌一篇寄焉，歌曰：

「我昔正髫年，笑騎竹馬君牀邊，手持青梅共君戲，君身似玉顏如綿。愛我聰明耽筆硯，驚驚文章紫駟健。風鬟霧鬢緋染唇，鳳尾叢邊幾回見。層樓窈窕洞房深，春纖縷縷抽冰線。蹇脩不來奈若何，羅帶同心竟乖願。繡襦甲帳隔天涯，未解離魂學張倩。君知許嫁誰人家，我行射策黃金殿。回首清湖夢寐中，目斷巫山淚如霰。」

一日，女母留姻戚家，二嫂尋鬻與女大鬧。女深處閨閣，性復良善，莫敢出言，然心不勝憤；兼之良姻斷絕，憔悴無聊，是夕竟縊於樓上。母歸，哭之慟。手自洗殮，於胸前得一繡囊，密貯杏箋一幅，視之，乃生所寄詩也。母不違其意，仍置棺中。生聞女死，託以省姑走弔焉，至則玉殮花飛，將入木矣。生涕淚如雨，悲不能堪，送歸葬所，掩壙成墳而歸。

後數年，生果高科要職，烜赫於時。雖別取妻妾，意不忘女。常與天師無為張真人論鬼神，偶及女事，真人見生切切，為飛章拔之。留數日，生夢女曰：「妾從辭世二□餘年，陰府查籍，以妾當生三子，壽至六□。數未克終，卒於非命。俾再為女人，了其夙緣。而昨蒙真人道力，天符忽下，今往河南府洛陽縣，在城胡氏家為男子矣。感君深愛，生死不忘，但恨無以奉報耳。然君方當富貴，位極人臣，福壽豐隆，子昌孫盛。」言訖，拜謝而去。行數步，復回顧云：「郎善自珍，妾永逝矣。」倏然而滅。生既覺，殆無以為懷，遣人往女家，視鳳尾枯死已數年矣。生遂作哀鳳尾歌，傳於世云：

「有草有草名鳳尾，仙人種在丹山裡。世間百卉避芳菲，珊瑚寶樹差堪比，鬢髮絕似鳳凰翎，號似佳名同鳳稱。海上行遲珠露濕。洞簫品徹彩雲停，娟娟旋旋猶貞靜，琉璃刻葉琅玕柄。九苞健翻時下來，五色奇文爛相映。日影照耀晴篩金，盛夏悠悠風滿林。豔陽不作桃李態，晚歲實堅松柏心。華堂清處搖新翠，曾與飛瓊翠陰會。倚叢未許暫偷香，指樹惟期終作配。那知萬事總非真，幽芳素質俱成塵。綺檻靈根凋百歲，繡房麗色殞三春。鳳兮偶昨來過此，弄玉臺傾鳳尾死。鴛鴦瓦落野棠青，孔雀屏欹土花紫。感時撫舊恨悠悠，碧羽瓊蕤萬古休。敗砌頽垣蛩弔月，荒煙老樹鳥啼秋。花草重栽春又綻，鏡破釵離永分散。因歌鳳尾寓深哀，留與多情後人歎。」

太曼生

太曼生者，東海人。風流爾雅，從父宦游四方。年□九，自吉州還閩，僦寓城東。惡其囂雜妨功，因稅居於委巷。屋雖數椽，而主人之園圃近焉。草樹扶疏，花柳間植，有濠濮間想。生常散步園中，吟詠自適。一日，偶值雙鬟導一女郎，年可□六七，後園採花，不知生之先在也。生逡巡避之。女見生風神俊爽，且素聞其詩名，情不自禁，回眸轉盼，百倍撩人。生自是神爽飛越，讀書之念頓反。

越旬餘，復於園內遇向者雙鬟，因慙慙詢之曰：「君家女郎識字乎？」鬟曰：「女郎時手一編，日夕不輟，字豈不識乎！」生曰：「吾有一詩，求為轉達。」鬟許焉。生遂賦一絕，云：

「春園花事鬥芳菲，萬綠叢中見茜衣。自愧含毫非子建，水邊能賦洛川妃。」

女得詩，見其詞翰雙絕，吟不置口。遂次其韻以答之，云：

「小園芳草綠菲菲，粉蝶聯翩展畫衣。自愧一雙蓮步闊，隔花人莫笑潘妃。」

自此槐黃期迫，生以省試促歸，不敢通問。及秋不第，復攜書於別業。女時時遣雙鬟慰勞之。由此荏苒，遂結同心。定情之後，倍相狎暱。因贈生玉玦半規，紫羅囊一枚。生賦詩云：

「數聲殘漏滿簾霜，青鳥銜箋事渺茫。剖贈半規蒼玉玦，分將百合紫羅囊。空傳垂手尊前舞，新結愁眉鏡裡妝。一枕遊仙總是夢，桃花春色誤劉郎。」

時生已約婚，而女亦受采。女常居花樓之下，所著有《花樓吟》一卷。其寄生詩甚多，有云：

「重門深鎖斷人行，花影參差月影清。獨坐小樓長倚恨，隔牆空聽讀書聲。」

逾年，生當就婚，女亦適人，蹤跡遂永絕焉。然詩札往來，歲猶一二至。越數載，生舉賓薦，戒行有日。女寄書以通慙慙，生賦《柳梢青》一闕別之：

「鶯語聲吞，蛾眉黛蹙，總是銷魂。銀燭光沉，蘭闥夜永，月滿離樽。羅衣空濕啼痕。腸斷處，秋風暮猿。潞水寒冰，燕山殘雪，誰與溫存？」

後隔數歲，女因念生得瘵疾，臥牀日久，思一見生，實出無名。生乃託為醫以診脈進。女見生，揮涕如永訣狀，遂不交一言而出。是夕，女一慟而卒。生哭之以詩，曰：

「玉殮珠沉思悄然，明中流淚暗相憐。常圖蛺蝶花樓下，記刺鴛鴦繡幕前。只有夢魂能結雨，更無心膽似非煙。朱顏皓齒歸黃土，脈脈空尋再世緣。」

不數日而生亦卒。

楊悶兒

林省郎男仲子在京邸，潛與妓楊悶兒狎游，有娶歸之盟。及仲子歸，內憚其尊人，不決，而病沉淹。夢悶兒謂曰：「緣知不就，奴病且死，冀君一面，勝澆奴墳上土也。」驚覺悲慟，果自浙來，而悶兒死三日，但目不瞑，一縷氣惟微微呼二郎。及仲子臥抱呼悶兒，悶兒遂瞑。蓋自仲子歸，悶兒即謝倚門，迷罔牽思，而又不得意其艾豕，故益病劇耳。仲子自負土成墳，雜桃花、棘茨種之，曰：「花貌棘心，千古薄命。」

譚意歌

譚意歌年八歲喪親，流落長沙，寄養竹莊張文家。有妓丁婉卿見之，乃厚遺娶女。女未及笄，容貌俊美，工於文翰。車馬如市，未嘗妄見一人，獨與汝州張生善。會張調官，意歌餞別云：「子乃名家，我乃娼類。今之分袂，決無後期。腹懷君之息數月矣，君宜垂念。」相泣而別。別後作詩寄張云：

「瀟湘江上探春回，消盡寒冰落盡梅。願得兒夫似春色，一年一度一歸來。」

張內逼慈親，外格物議，竟納孫殿丞之女為姻。譚聞之，鬱鬱成病，三年而死。有客自長沙來云：「意歌掩戶不出，買田百畝自給，親教其子。」張乃如長沙，攜歸京師。其子後以進士登第。

譚可棄也，腹中之息忍不念乎？死而收之，以是慰譚，晚矣！

王福娘

王團兒，前曲自西第一家也。有假女數人，長曰小潤，字子美，少時頗籍籍。次曰福娘，字宜之，甚明白，豐約合度，談論風雅，且有體裁。故天官崔知之侍郎嘗於筵上與詩曰：

「怪得清風送異香，娉婷仙子曳霓裳。惟應錯認偷桃客，曼倩曾為漢侍郎。」

次曰小福，字能之，雖乏丰姿，亦甚慧黠。孫紫在京師，與群從少年習業。或倦悶時，回詣此處，與二福清談雅飲。孫嘗贈宜之詩曰：

「彩翠仙衣紅玉膚，輕盈年在破瓜初。霞杯醉勸劉郎飲，雲髻慵邀阿母梳。不怕寒侵綠帶寶，每憂風舉倩持裾。謾圖西子晨妝樣，西子元來未得如。」

得詩甚多，頗以此詩稱愜，持於窗左紅牆，謂孫題之。及題畢，以未滿壁，請更作一兩篇，且見戒無黷。孫因題三絕句，如其自述。其一曰：

「移壁回窗費幾朝，指環偷解薄蘭椒。無端鬥草輸鄰女，更被拈將玉步搖。」

其二曰：

「寒繡紅衣餉阿嬌，新團香獸不禁燒。更憐起樣裙腰闊，刺蹙黃金線幾條。」
其三曰：

「試共卿卿戲語粗，畫堂連遣侍兒呼。寒肌不奈金如意，白癩為膏郎有無。」

尚餘數行未滿。翌日詣之，忽見自札後宜之題詩曰：

「苦把文章邀勸人，吟看好個語言新。雖然不及相如賦，也值黃金一二斤。」

宜之每宴洽之際，常慘然悲鬱，如不勝任，合坐為之改容，久而不已。孫詢之，答曰：「此蹤跡安可迷而不返邪，又邪何計以返。每思之不能不悲也。」遂嗚咽久之。他日，忽以紅箋授孫，泣且拜。視之詩，曰：

「日日悲傷未有圖，懶將心事話凡夫。非同覆水應收得，只問仙郎有意無？」

孫因謝之曰：「甚知幽旨，但非舉子所宜，如何？」又泣曰：「某幸未係教坊籍，君子倘有意，一二百金之費爾。」未及答，因授孫筆，請和其詩。孫題其箋後曰：

「韶妙如何有遠圖，未能相為信非夫。泥中蓮子雖無染，移入家園未得無。」

覽之，因泣不復言。自是情意頓薄。其夏，孫東之洛，或醺飲於家。酒酣，數相囑曰：「此歡不知可繼否？」因泣下。洎冬初還京，果為豪者主之，不復可見。至春上巳日，因與親知禊於曲水，聞鄰棚絲竹，因而視之，其南座二妓，乃宜之與母也。因於棚後候其女傭以詢之。曰：「宜陽綵繡鋪張言，為街使郎官置宴。張即宜之所主也。」及下棚，復見女傭曰：「來日可到曲中否？」詰且詣其里，見能之在門，因邀下馬。孫辭以他事，立乘與語。能之乃團紅巾擲孫，曰：「宜之詩也。」舒而題詩曰：

「久賦恩情慾託身，已將心事再三陳。泥蓮既沒移栽分，今日分離莫恨人。」

孫覽之，悵然馳回，且不復及其門。

以下所從非偶

朱淑真

朱淑真，錢塘人。幼警慧，善讀書。早失父母，嫁市井民家。其夫村惡可厭，淑真抑抑不得志，作詩多憂怨之思。題《圓子》云：

「輕圓絕勝雞頭肉，滑膩偏宜蟹眼湯。縱有風流無處說，已輸湯餅試何郎。」

蓋自傷其非偶也。宛陵魏端禮輯其詩詞，名曰《斷腸集》。淑真有《元夕·生查子》云：

「去年元夜時，花市燈如晝。月上柳梢頭，人約黃昏後。今年元夜時，月與燈依舊。不見去年人，淚濕春衫袖。」

又詩云：

「火樹銀花觸目紅，極天歌吹暖春風。新歡入手愁忙裡，舊事經心憶夢中。但願暫成人繾綣，不妨長任月朦朧。賞燈那得工夫醉，未必明年此會同。」

味此詩詞，淑真殆不貞矣。

宇文女

唐進士宇文翹，有女，國色，不輕許人。時竇璠年逾耳順，方謀繼室。翹以其兄諫議，正有氣節，遂以女妻璠。

紅顏薄命，遭此詔父。

朱靜庵

朱靜庵，海寧人，尚寶卿朱祚女。幼穎悟，工詩。嫁教諭周濟為妻。自傷非偶，情見乎詞。其《雙鶴賦》略云：

「惟仙禽之高潔，秉玉雪之貞姿。翔崑崙之琪樹，啄玄圃之靈芝。共邀游於碧落，同沐浴乎天池。與鸞鳳而為侶，矧燕雀之敢窺。何虞人之見獲，遂羈絡於軒墀。蒙主人之至愛，聊隱跡而棲遲。故其呼之即應，撫之即馴，山雞雜處，野鷺為倫。志昂藏而獨立，情偃蹇而弗伸。若夫春雨初晴，光陰滿庭，臨風振羽，向日梳翎。或蹁躚而對舞，或夭矯而同行。望故巢之脩阻，徒奮迅而長鳴。既而白露初降，金風始高，丹頂皎潔，玄裳飄蕭。發清唳於永夜，徹遺響於九臯。感游子之躑躅，使遷客之無聊。」

近有陸文鑾者，攜李陸五馬女也。幼聰敏，讀書。適周氏，抑鬱不得志，時人為之歎惜。傳有《閨怨》一詩，云：

「睡起無言倚繡牀，不薰蘭麝不施妝。數聲長歎流清淚，萬種離愁惱寸腸。脈脈有懷傳侍女，慇懃無病熱心香。最憐憔悴黃昏後，月轉花梢玉漏長。」

非煙

臨淮武公業，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。愛妾曰非煙，姓步氏。容止纖麗，若不任綺羅。善秦聲，好文墨，尤工擊甌，其韻與絲竹合。公業甚嬖之。其比鄰天水趙氏子日象，才弱冠，端秀有文。於南垣隙中窺見非煙，神氣懼喪，廢食息焉。乃厚賂公業之閹，以情告之。閹有難色，復為厚利所動，乃令其妻伺非煙閒處，婉述象意。非煙聞之，但含笑凝睇而不答。門盡盡以語象，象發狂心蕩，不知所如。乃取薛濤箋題絕句曰：

「一睹傾城貌，塵心只自猜。不隨蕭史去，擬學阿蘭來。」

以所題密緘之，祈門媪達非煙。煙讀畢，吁嗟良久，謂媪曰：「我亦曾窺見趙郎，大好才貌。此生福薄，不得當之。」蓋鄙武生粗悍，非良配耳。乃復酬篇，寫於金鳳箋，曰：

「綠慘雙蛾不自持，只緣幽恨在新詩。郎心應似琴心怨，脈脈春情更泥誰。」

封付門媪，令遺象。象啟緘吟讀數四，拊掌喜曰：「吾事諧矣。」又以剡溪玉葉紙，賦詩以謝曰：

「珍重佳人贈好音，彩箋方翰兩情深。薄於蟬翼難供恨，密似蠅頭未寫心。疑見落花迷碧洞，只思輕雨灑幽襟。百回消息千回夢，裁作長謠寄綠琴。」

詩去旬日，門媪不復來。象憂懣，恐事泄，或非煙追悔。春夕於前庭獨坐賦詩曰：

「綠暗紅藏起暝煙，獨將幽恨小庭前。重重良夜與誰語，星隔銀河月半天。」

明月晨起吟際，而門媪來傳非煙語曰：「勿訝旬日無信，蓋以微有不安。」因授象以連蟬錦香囊，並巖苔箋，詩曰：

「無力嚴妝倚繡櫳，暗題蟬錦思難窮。近來贏得傷春病，柳弱花欹怯曉風。」

象結錦囊於懷，細讀小簡，又恐煙幽思增疾，乃剪烏絲簡為回緘曰：「春日遲遲，人心悄悄。自因窺覷，長役夢魂。雖羽駕塵襟，難於會合；而丹誠皎日，誓以周旋。況又聞乘春多感，芳履遠和，耗冰雪之研姿，鬱蕙蘭之佳氣。憂抑之極，恨不翻飛。企望寬情，無至憔悴。莫孤短韻，寧爽後期。倘忖寸心，書豈能盡。兼持菲什，仰繼華篇。」詩曰：

「見說傷情為見春，想封蟬錦綠蛾顰。叩頭報與煙卿道，第一風流最損人。」

門媪既得回報，逕齎詣煙閣中。

武生為府掾屬，公務繁伙，或數夜一直，或竟日不歸。是時適值生入府曹，煙折書得以款曲尋繹。既而長太息曰：「丈夫之志，女子之心，情契魂交，視遠如近也。」於是闔戶垂幃為書曰：「下妾不幸，垂髻而孤。中間為媒妁所欺，遂匹合於瑣類。每至清風朗月，移玉桂以增懷；秋帳冬缸，泛金徽而寄恨。豈期公子忽貽好音。發華緘而思飛，諷麗句而目斷。所恨洛川波隔，賈午牆高。聯雲不及於秦臺，薦夢尚遙於楚岫。猶望天從素懇，神假微機，一拜清光，九殞無恨。兼題短什，用寄幽懷。」詩曰：

「畫簷春燕須同宿，蘭浦雙鶯肯獨飛。長恨桃源諸女伴，等閒花裡送郎歸。」

封訖，召門媼令達於象。象覽書及詩，以煙意稍切，喜不自持。但靜室焚香，虔禱以俟。

忽一日將夕，門媼步而至，笑且拜曰：「趙郎願見神仙否？」趙驚，連問之。傳煙語曰：「今夜功曹府直，可謂良時。妾家後庭，郎君之前垣也。不逾惠好，專望來儀，方寸萬種，悉俟晤語。」既曛黑，象乃躋梯而登。煙已令重榻而下。既下，見煙靚妝盛服，立於花下。拜訖，俱以喜極不能言。乃相攜自後門入房中。背缸解幌，盡繾綣之意焉。及曉鐘初動，復送象於垣下。煙執象泣曰：「今日相遇，乃前生姻緣耳。勿謂妾無玉潔鬆貞之志，放蕩如斯。直以郎之風調，不能自顧，願深鑒之。」象曰：「揖希世之貌，見出人之心，已誓幽衷，永奉歡狎。」言訖，象逾垣而歸。明日，託門媼贈煙詩曰：

「□洞三清雖路阻，有心還得傍瑤臺。瑞香風引思深夜，知足蕊宮仙馭來。」

煙覽詩微笑，復贈象詩曰：

「相思只怕不相識，相見還愁卻別君。願得化為鬆上鶴，一雙飛去入雲行。」

封付門媼，仍令語象曰：「賴妾有小小篇詠，不然，君作幾許大才面目？」茲不盈旬，常得一期於後庭矣。展微密之思，罄宿昔之心。以為魚鳥不知，神人相助。或景物寓目，歌詩寄情，來往更繁，不能悉載。如是者周歲。

無何，煙數以細過撻其女奴。奴陰銜之，乘間盡以告公業。公業曰：「汝慎言，我當伺察之。」後至直日，乃偽陳狀請假。殆如常人直，遂潛於里門。街鼓既作，匍伏而歸。循牆至後庭，見煙方倚戶微吟，象則據垣斜睇。公業不勝其憤，挺前欲擒。象覺跳去，搏之，得其半襦。乃入室，呼煙詰之。煙色動聲戰，而不以實告。公業愈怒，縛之大柱，鞭楚流血。但云：「生得相親，死亦何恨。」深夜，公業愈而假寐。煙呼其所愛女僕曰：「與我一杯水。」水至，次盡而絕。公業起，將復笞之，已死矣。乃解縛，舉至閣中，連呼之，聲言煙暴疾至殞。後數日，葬於北邙。而里巷間皆知其強死矣。象因變服易名，遠竄江浙間。

洛陽才士有崔、李二生，常與武掾游處。崔賦詩末句云：

「恰似傳花人飲散，空牀拋下最繁枝。」

其夕，夢煙謝曰：「妾貌雖不逮桃李，而零落過之。捧君佳計，愧仰無已。」李生詩末句云：

「豔魄香魂如有在，還應羞見墜樓人。」

其夕，夢煙戟手而言曰：「士有百行，君得全乎？何至矜片言，苦相詆斥！當屈君於地下面證之。」數日，李生卒。時人異焉。皇甫枚為之作傳。

非煙自傷非偶，逾節被殺，傳者傷之。雖然，公業粗悍矣，未甚也。有杜大中者，自行伍為相，與物無情，西人呼為「杜大蟲」。雖妻有過，以公杖杖之。有愛妾，才色俱絕，大中箋表皆出其手。嘗作《臨江仙》詞，有「彩鳳隨鴉」之句。一日，大中見之，怒曰：「鴉且打鳳！」掌其面，折項而斃。以一語之忤，遂至殺身，較之非煙，不□倍冤乎！雖然，猶有忤也。齊文宣寵幸薛嬪，忽疑其與清河王岳通，無故斬首，藏之於懷，山東山宴。勸酬始合，忽探出頭投於椽上，支解其屍，弄其髀為琵琶。一座莫不喪膽。為之寵者，不亦難乎。雖然，猶有疑也。晉石崇每使美人勸飲，不能勸，則殺之。丞相導量不宏，每每過醉。大將軍敦不肯飲，已殺二人矣。導勸使速盡，敦曰：「彼自殺人，與我何與！」王愷嘗置酒，女妓吹笛，小失聲韻，便令黃門敲殺之。一座改容。爾朱文略豪縱不遜。平秦王有七百里馬，文略敵以好婢，賭取之。明日，平秦王致請，文略殺馬及婢，以二銀器盛婢頭馬肉遺之。夫村市小民求一妻女，千難萬難，幸不致無鹽、嫫母，鄉黨爭慶，以為五百年脩德所致。而此數人者，視朱顏綠鬢，曾草菅之不若，其真無人心者哉。

以下傷逝

南唐昭惠后

南唐後主昭惠后周氏，小字娥皇。生三子，皆秀嶷。其季仲宣，標宇清峻，后尤鐘愛，自鞠視之。后既病，仲宣甫四歲，育於別院。怨遭暴疾卒。后聞之哀慟，遂至大漸。後主朝夕視食，藥非親嘗不進，衣不解帶者累夕。薨時年二□有九。明年，遷柩於園寢。後主哀苦骨立，杖而後起；自為誄辭，甚淒婉。每於花朝月夕，無不傷懷。如：

「又見桐花發舊枝，一樓煙雨暮淒淒。憑欄惆悵人誰會，不覺潸然淚眼低。層城亡

復見嬌姿，佳節纏哀不自持。空有當年舊煙月，芙蓉池上哭蛾眉。」

皆因后作。又嘗與后移植梅花於瑤光殿之西，及花時而後已殂，因成詩云：

「失卻煙花主，東君不自知。清香更何用，猶發去年枝。」

楊太真（再見）

祿山之亂，以誅國忠為名。上欲使皇太子監國，而自親征。國忠懼，泣訴妃。妃銜土請命，乃止。□五載，六月潼關失守，上幸蜀。至馬嵬驛，兵亂，殺國忠，圍未解。上出問其故，高力士以貴妃為言。驛有小巷，上不忍回行宮，於巷中倚杖歛首而立。京兆司韋諷諫曰：「願陛下割恩，以寧國家。」上遂巡入行宮，使力士賜妃死。妃泣涕嗚咽，語不勝情。乃曰：「大家好住，妾誠負國，死不恨矣。乞容禮佛。」帝曰：「願妃子善地受生。」力士遂縊之於佛堂前之梨樹下。才絕，而南海進荔枝至。上觀之，長號數四，使力士祭之。祭罷，以繡衾覆體，置於驛亭中。六軍乃解圍。瘞於西郭之外一里許道北坎下。妃時年三□八。上持荔枝於馬上謂張野狐曰：「此去劍門，鳥啼花落，水綠山青，無非助朕悲悼妃子之情耳。」上至斜谷口，屬霖雨涉旬。於棧道雨中，聞鈴聲隔山相應，因採其聲為《雨霖鈴》曲，以寄恨焉。

按：馬嵬坡在咸陽西。店媼於梨樹下得錦襪一隻，過客傳玩，每出百錢，由是致富。妃墳上有土似粉，洗面能去垢。明皇作所遺羅襪銘曰：

「羅襪羅襪，香塵生不絕。細細圓圓，地下得瓊鉤；窄窄弓弓，手中弄初月。猶如脫履弄纖圓，恰似同衾見時節。方知清夢事非虛，暗引相思幾時歇！」

至德二年，既收復西京，□一月，上自成都還，使祭之。後欲改葬，禮部侍郎李揆奏曰：「今改葬故妃，恐龍武將士疑懼。」肅宗遂止。上皇密令中官潛移葬於它所。妃之初瘞，以紫褥裹之。及移葬，肌膚已消釋矣，胸前尤有錦香囊在焉，中官葬畢以獻，上皇置之懷袖。又令畫工寫妃形於別殿，朝夕視之而歎歎焉。上皇在南內，常夢中見妃子於蓬山太真院。作詩詠之，使焚於馬嵬坡下。詩云：

「風急雲驚雨不成，覺來仙夢甚分明。當時苦恨銀屏影，遮隔仙姬祇聽聲。」

忽一夕，登勤政樓，憑闌南望，煙月滿目。上因自歌曰：「庭前琪樹已堪攀，塞外征人殊未還。」歌歇，聞里中隱隱有歌聲者。顧力士曰：「得非梨園舊人乎？」翌日，力士潛求於里中，因召與同去，果梨園弟子也。其後，上復與妃侍者紅桃歌《梁州》之調，貴妃所製也。上御玉笛為之倚曲。曲罷，相視無不掩泣。至德中，復幸華清宮。從官嬪御，多非舊人。上於望京樓下，命張野狐奏《雨霖鈴》曲。上四顧淒涼，不覺流涕。新豐女伶謝阿蠻，善舞《凌波曲》，是日詔令舞。舞罷，阿蠻因進金粟裝臂環，曰：「此貴妃所賜。」上持之，淒然垂涕曰：「我祖大帝破高麗，獲此二寶，一紫金帶，一紅玉支。朕以岐王進《龍池篇》，賜之紫金帶。紅玉支賜妃子。後高麗上言：『本國因失此寶，風雨愆時，民離兵弱。』朕以得此不足為貴，乃命還其紫金帶，惟此不還。朕今再睹之，益興悲念矣。」但吟：

「刻木牽絲作老翁，雞皮鶴髮與真同。須臾舞罷寂無事，還似人生一夢中。」

孫楚

孫楚妻亡，為文悼之。武子見其文曰：「未知文生於情，情生於文，見此使人增伉儷之重。」

元微之

元微之元配韋氏，字蕙聚，有才思，官未達而苦貧早逝。元不勝其悲，為詩悼之云：

「謝家最小偏憐女，嫁與黔婁百事乖。顧我無衣搜舊篋，泥他沽酒拔金釵。野蔬充膳甘長齋，落葉添薪仰古槐。今日俸錢過百萬，為君營奠復營齋。」

又云：

「曾經滄海難為水，除卻巫山不是云。」

繼娶河東裴氏，字柔之，亦能詩。

微之負崔鶯，宜得此報！

傅若金

元時新喻傅若金（字與礪。），娶孫蕙蘭為婦。蕙蘭時年二□三，高朗秀慧，精近體五、七言。嫁五月而卒，寓殯湘中。傅念之不置，作詩云：

「湘臯煙草碧紛紛，淚灑東風憶細君。浪說嫦娥能入月，虛疑神女解為云。花陰晝坐閒金剪，竹裡春遊冷翠裙。留得丹青殘錦在，傷心不忍讀迴文。」

蕙蘭亡後，若金搜其稿，編集成帙，題曰《綠窗遺稿》。有《窗前柳》一律云：

「窗裡人初起，窗前柳正嬌。捲簾衝落絮，開鏡見垂條。坐對分金線，行防拂翠翹。流鶯空巧語，倦聽不須調。」

徐文長

山陰徐渭，字文長，高才不售。胡少保宗憲總督浙西，聘為記室，寵異特甚。渭常出遊，杭州某寺僧徒不禮焉，銜之。夜宿妓家，竊其睡鞋一隻，袖之入幕，詭言於少保，得之某寺僧房。少保怒不復詳，執其寺僧二三輩，斬之轅門。

渭為人猜而妒。妻死後再娶，輒以嫌棄。續又娶小婦，有殊色。一日，渭方自外歸，忽戶內歡笑作聲，隔窗斜視，見一俊僧，年可二□餘，擁其婦於膝，相抱而坐。渭怒，往取刀杖，趨至欲擊之，已不見矣。問婦，婦不知也。後旬日，復自外歸，見前少年僧與婦並枕晝臥於牀。渭不勝憤怒，聲如吼虎，便取燈檠刺之，中婦頂門而死，遂坐法係獄。後有援者獲免。一日閒居，忽悟僧報。傷其婦死非罪，賦《述夢詩》二章云：

「伯勞打始開，燕子留不住。今夕夢中來，何似當初不飛去。憐羈雌，嗤惡侶。兩意茫茫墜晚煙，門外鳥啼淚如雨。洗而濯，宛如昨，羅鞋四鈎閒不著。棠梨花下踏黃泥，行蹤不到棲鴛閣。」

自是絕不復娶。

歐陽詹

歐陽詹，字行周，泉州晉江人。弱冠能屬文，天縱浩汗。貞元元年登進士第。薄游太原，於樂籍中因有所悅，情甚相得。及歸，乃與之盟曰：「至都當相迎耳。」即灑泣而別，仍贈之詩曰：

「驅馬漸覺遠，回頭長路塵。高城已不見，況復城中人。去意既未甘，居情諒多辛。五原東北晉，千里西南秦。一履不出門，一車無停輪。流萍與係瓠，早晚期相親。」

除國子四門助教，住京。籍中者思之不已，經年得疾，且甚，乃危妝引髻，刃而匣之。顧謂女弟曰：「吾其死矣。苟歐陽生使至，可以是為信。」又遺之詩曰：

「自從別後減容光，半是思郎半恨郎。欲識舊時雲髻樣，為奴開取縷金箱。」

絕筆而逝。及詹使至，女弟如言。逕持歸京，具白其事。詹啟函閱之，為之慟怨，涉旬，生亦歿。

朝雲

王朝雲，錢塘名妓也。坡公絕愛幸之，納為長侍。及貶惠州，家妓都散去，獨朝雲依依嶺外。坡公甚憐之。作詩云：

「不似楊枝別樂天，卻如通德伴伶玄。阿奴絡秀方同老，天女維摩忽解禪。經卷藥爐新活計，舞裙歌扇舊因緣。丹成隨我三山去，不作巫陽雲雨仙。」

已而朝雲卒，臨終誦《金剛經》四句而絕。葬於定惠苑竹林中。復和前韻以悼之云：

「苗而不秀亦其天，不使童烏與我玄。駐景恨無千歲藥，贈行惟有小乘禪。傷心一念償前債，彈指三生斷後緣。歸臥竹根無近遠，夜燈勤禮塔中仙。」

公又有《西江月》詞《詠梅花》云：

「玉骨那愁瘴霧，冰肌自有仙風。海仙時遣探芳叢，倒掛綠毛么鳳。素面翻嫌粉澆，洗妝不褪唇紅。高情已逐曉雲空，不與梨花同夢。」

亦為朝雲也。

適子瞻在惠州，與朝雲閒坐，時青女初至，落水蕭蕭，淒然有悲秋之意。命朝雲把大白，唱「花褪殘紅」，朝雲歌喉將轉，淚滿衣襟。子瞻詰其故，答曰：「奴所不能歌，是『枝上柳綿吹又少，天涯何處無芳草』也。」子瞻大笑曰：「吾方悲秋，汝又傷春矣。」遂罷。朝雲不久病死，子瞻終身不復聽此詞。

坡公又有婢名春娘。公謫黃州，臨行，有蔣運使者餞公。公命春娘勸酒。蔣問：「春娘去否？」公曰：「欲還母家。」蔣曰：「我以白馬易春娘可乎？」公諾之。蔣為詩曰：

「不惜霜毛雨雪蹄，等閒吩咐贖蛾眉。雖無金勒嘶明月，卻有佳人捧玉卮。」

公答詩曰：

「春娘此去太匆匆，不敢啼歎懷恨中。只為山行多險阻，故將紅粉換追風。」

春娘斂衽而前曰：「妾聞景公斬廋吏，而晏子諫之；夫子廋焚而不問馬，皆貴人賤畜也。學士以人換馬，則貴畜賤人矣！」遂口占一絕辭謝，曰：

「為人莫作婦人身，百般苦樂由他人。今日始知人賤畜，此生苟活怨誰嗔。」

下階觸槐而死。公甚惜之。

蔡確

蔡持正確謫新州，侍兒琵琶偕行。常養一鸚鵡，甚慧，丞相呼琵琶，即扣一響板，鸚鵡傳呼之。琵琶逝後，誤扣響板，鸚鵡猶傳呼不已，丞相大慟，因作詩曰：

「鸚鵡言猶在，琵琶事已非。傷心瘴江水，同渡不同歸。」

悒悒不樂，不久遂終。

竇鞏

竇鞏（拾遺叔向子，與兄常、牟、群、庠，號「竇氏五龍」。）與妓東東善。東東早亡，鞏作詩悼之云：

「芳菲美豔不禁風，未到春殘已墜紅。惟有側輪車上驛，耳邊長似叫東東。」

周子文

宋有陳襲善者，游錢塘，與營妓周子文甚狎，挾之遍歷湖山。後襲善去為河朔掾，宿奉高驛，夢子文褰幃響蹙，挽之不可，再

冉悲啼而歿。久之，得故人書，云：「子文死矣。」按其期，則宿奉高驛時也。既歸，游鷺嶺，作《漁家傲》以寄情焉，詞曰：
「鷺嶺峰前欄獨倚，愁眉促損愁腸碎。紅粉佳人傷別袂。情何已，登山臨水年年是。
常記同來今獨至，孤舟晚颺湖光裡。衰草斜陽無限意，誰與寄，西湖水是相思淚。」

張紅橋

張紅橋，閩縣良家女也。居於紅橋之西，因以自號。聰敏博學，雅善屬文。豪右爭欲聘之，悉不從。父母問其故，張曰：「欲得才如李青蓮者事之耳。」於是操觚之士聞之，咸託五字為媒。張俱第其優劣，終無所答。邑人王恭寄以詩曰：

「重簾空見日昏黃，絡緯啼來也斷腸。幾度繫書君不答，雁飛應不到衡陽。」

永泰王偁尤所鍾念，乃稅其鄰舍以居。一日，張方睡起，偁竊見之。遂寄以詩曰：

「象牙筠篔簹紗籠，綽約佳人睡正濃。半抹曉煙籠芍藥，一泓秋水浸芙蓉。神遊蓬島三千界，夢繞巫山□二峰。誰把棋聲驚覺後，起來香汗濕酥胸。」

張得之，怒其輕薄，遂深居不出。久之，偁悒悒而歸。最後偁之友福清林鴻道過其居，留宿東鄰。適見張焚香庭前，因託鄰嫗投之詩曰：

「桂殿焚香酒半醒，露華如水點銀屏。含情欲訴心中事，羞見牽牛織女星。」

張捧詩為之啟齒，援筆而答曰：

「梨花寂寂門嬋娟，銀漢斜臨繡戶前。自愛焚香消永夜，從來無事訴青天。」

嫗持詩賀鴻曰：「張娘子自束髮以來，持詩求通者無慮數□，曾未揮答，僅見此耳。」鴻亦大喜過望，因使嫗通慰勸。越月餘，始獲命。鴻遂舍於其家，以外室處之。定情之夕，鴻作詩曰：

「雲娥酷似董嬌嬈，每到春來恨未消。誰道蓬山天樣遠，畫闌咫尺是紅橋。」

張詩曰：

「芙蓉作帳錦重重，比翼和鳴玉漏中。共道瑤池春似海，月明飛下一雙鴻。」

自是唱和推敲，情好日篤。

王偁聞其事，即盛飾訪鴻，求張一見。張愈自匿。鴻謂張曰：「卿獨不聞龐公之妻，拜司馬德操乎？」張曰：「以吾之不可，學柳下惠之可。」於是鴻不能強。偁乃密賂侍者，潛窺室內。見鴻適與張狎，因作《酥乳》、《雲鬢》二詩以戲之。《酥乳》詩曰：

「一雙明月貼胸前，紫禁葡萄碧玉圓。夫婿調疏綺窗下，金莖幾點露珠懸。」

《雲鬢》詩曰：

「香鬢三尺綰芙蓉，翠聳巫山兩後峰。斜倚玉牀春色去，鴉翎蟬翼半蓬鬆。」

張愈恚怒。偁知其意，乃挽鴻游三山。越數日，鴻絕裾逃歸。夜至所居，張方倚橋而望。鴻作詩曰：

「溶溶春水漾瑤瑤，兩岸菰蒲長綠苗。幾度踏青歸去晚，卻從燈火認紅橋。」

其二曰：

「素馨花發暗香飄，一朵斜簪近翠翹。寶馬來歸新月上，綠楊影裡倚紅橋。」

其三曰：

「玉階涼露滴芭蕉，獨倚屏山望斗杓。為惜碧波明月色，鳳頭鞋子步紅橋。」

張屬而和曰：

「桂輪斜落粉樓空，漏水丁丁燭影紅。露濕暗香珠翠冷，赤闌橋上待歸鴻。」

其二曰：

「橋畔千光照碧空，美人遙隔水雲東。一聲寶馬嘶明月，驚起沙汀幾點鴻。」

其三曰：

「草香花暖醉春風，郎去西湖水向東。斜倚石闌頻悵望，月明孤影笑飛鴻。」

後一年，鴻有金陵之游，乃作《大江東》一闕留別，曰：

「鍾情太甚，人笑我，到老也無休歇。月露煙雲多是恨，況與玉人離別。軟語叮嚀，柔情婉戀，鎔盡肝腸鐵。歧亭把酒，水流花謝時節。應念翠袖籠香，玉壺溫酒，夜夜銀屏月。蓄喜含嗔多少態，海岳誓盟都設。此去何之，碧雲春樹，合晚翠千疊。圖將羈思，歸來細與伊說。」

張亦依韻賦別，曰：

「鳳凰山下，玉漏聲，恨今宵容易歇。一曲陽關歌未畢，棲鳥啞啞催人別。含怨吞聲，兩行珠淚，漬透千里鐵。柔腸幾寸，斷盡臨歧時節。還憶浴罷畫眉，夢回攜手，踏碎花間月。漫道胸前懷荳蔻，今日總成虛設。桃葉渡頭，河冰千里，合凍雲疊疊。寒燈旅邸，熒熒與誰閒說。」

又明年，鴻寄《摸魚兒》一闕，絕句七首。其詞曰：

「記得紅橋，少年遊冶，多少兩情雲緒。金鞍幾度歸來晚，笑靨相迎朱戶。斷腸處，半醉微醒，燈暗夜深語。問情幾許？情應似吳蠶吐繭，撩亂千萬縷。別離處，淡月乳鴉啼曙。淚痕深，紅袖污，深懷遐想何年了，空寄錦囊佳句。春欲去，恨不得，長纓繫日留春住。相思最苦。莫道不消魂，衷腸鐵石，涕淚也如雨。」

其詩曰：

「女螺江上送蘭橈，長憶春纖折柳條。歸夢不知江路遠，夜深和月到紅橋。」

其二曰：

「驪歌聲斷玉人遙，孤館寒燈伴寂寥。我有相思千點淚，夜深和雨滴紅橋。」

其三曰：

「殘燈暗影別魂消，淚濕鮫人玉線綃。記得雲娥相送處，淡煙斜月過紅橋。」

其四曰：

「春衫初試淡紅綃，寶鳳搔頭玉步搖。長記看燈三五夜，七香車子度紅橋。」

其五曰：

「一襟擁恨怨魂消，閒卻鳴鸞白玉簫。燕子不來春事晚，數株楊柳暗紅橋。」

其六曰：

「傷春雨淚濕鮫綃，別雁離鴻去影遙。流水落花多少恨，日斜無語立紅橋。」

其七曰：

「綺窗別後玉人遙，濃睡才醒酒未消。日午捲簾風力軟，落花飛絮滿紅橋。」

先是，張自鴻去後，獨坐小樓，居常鬱鬱無聊。及鴻詩詞至，遂感念成疾，不數月而卒。無何，鴻歸，遽往訪之。道中作詩曰：

「三千客路動行鑣，遠別歸來興欲飄。只恐鳳樓人待久，玉鞭催馬上紅橋。」

及至紅橋，聞張已卒，失聲號絕。徬徨之際，忽見牀頭玉佩瑛懸一緘，拆之，有《蝶戀花》一闋及七絕句。其詞曰：
「記得紅橋西畔路，郎馬來時，繫在垂楊樹。漠漠梨雲和夢度，錦屏翠幙留春住。」

其詩曰：

「牀頭絳緯泣秋風，一點殘燈照藥叢。夢吉夢凶都不定，朝朝望斷北來鴻。」

其二曰：

「井落金瓶信不通，雲山渺渺暗丹楓。輕羅暗濕鴛鴦冷，閒聽長宵嘹唳鴻。」

其三曰：

「寂寂香閨枕簟空，滿階秋雨落梧桐。內家不遣園陵去，音信何緣寄塞鴻。」

其四曰：

「玉箸雙垂滿頰紅，關山何處寄書筒。綠窗寂寞無人到，海闊天高怨落鴻。」

其五曰：

「衾寒翡翠怯秋風，郎在天南妾在東。相見千回都是夢，樓頭長日妒雙鴻。」

其六曰：

「半簾明月影瞳瞳，照見鴛鴦錦帳中。夢裡玉人方下馬，恨他天外一聲鴻。」

其七曰：

「一南一北似飄蓬，妾意君心恨不同。他日歸來也無益，夜臺應少係書鴻。」

鴻得詩詞，悲感哀恨，殆不勝情。因賦物詩曰：

「柔腸百結淚懸河，瘞玉埋香可奈何！明月也知留佩玦，曉來長想畫青蛾。仙魂已逐梨雲夢，人世空傳薤露歌。自是忘情惟上智，此生長抱怨情多。」

王偁亦以詩哭之，曰：

「濕雲如醉護輕塵，黃蝶東風滿四鄰。新綠只疑銷曉黛，落紅猶記掩歌唇。舞樓春去空殘日，月榭香飄不見人。欲覓梨雲仙夢遠，坐臨芳沼獨傷神。」

自後鴻每再過紅橋，輒為之歎悵累日。

張璧娘

林生子真，讀書烏石山房，往返里巷間。有一姝，素服淡妝，倚門露半面曰：「徐徐行，誰氏郎君耶？」林愕然大驚，且口噤，猝無可語，行道之人復沓至，目招而過之。陽顧侍兒言他事，侍兒心知微指，志其居。歸，令復往通慰。因訪鄰嫗，知為張璧娘。

張璧娘者，良家女也，於歸半歲夫亡。璧娘光麗豔美，妖冶動人。里中少年聞其新寡，競委幣焉，張皆不受。獨竊從戶窺林，心悅而好，恐不得當也。張所居後即山，山後折而數百步即林讀書處。張即期以旦日踏青來會。當是時，載酒游者，趾相錯也。張出，適與諸游者會。諸游者薄而觀之，林亦混其中，各自引嫌，不交一語而歸。林鬱鬱不自得，乃賦詩云：

「秋波頻轉瞥檀郎，脈脈低回暗斷腸。只為旁人羞不語，縞衣飄渺但聞香。」

張所居妝臺之上，又有復閣枕山麓，甚秘。先是，林遣侍兒至張所，張陰教置之。是夕，張使侍婢引林匿復閣中。夜靜，張篝燈至，遂為長夜之歡。平明，林從山麓而出。如是者累月。而張亦時詣林讀書山房，謔浪綢繆，無所不至。

無何，林移家臨汀，就父公署。臨別之夕，不復與言，但與張極歡痛飲而已。明日，登車逕去。久之，張始知林去遠，忽忽若有亡。又以林去不為一言，輕負其德，感想懷恨，遂成沉痾。因為詩一章以寄林，云：

「黃消鴉子翠消鴉，簾拂層波帳九華。裙帛褪來腰束素，釧金鬆盡臂纏紗。牀前弱態眠新柳，枕上回鬟壓落花。不信登牆人似玉，斷腸空盼宋東家。」

林得詩，始知張病，惟日飲泣而已。因覓入會城者，附書問起居，且與為約。而張於數日前死矣。使者歸，言其狀，林失聲投地，幾不自勝。因作悼亡二絕云：

「有客何來自越城，聞君去伴董雙成。相期總在瑤池會，不向人間哭一聲。」

潘岳何須賦悼亡，人間無驗返魂香。更憐三載窮途淚，猶灑秋風一萬行。」

明年，林自臨汀歸閩，逡巡過張所居，塵網妝樓，燕鳴故壘，而張已埋玉西郊矣。林自是不復讀書舊館，復賦感舊詩二章，曰：

「落梅到地夜無聲，幺掛空階碎月明。徒倚朱闌人不見，雙懸清淚聽寒更。」

梅花歷落奈愁何，夢裡朱樓掩淚過。記得去年今夜月，美人吹入笛聲多。」

璧娘素善音，而尤善吹簫。往詣林書房，曾倚梅三弄，故林詩及之。

楊幽妍

幽妍，小字勝兒。生母劉行一，在南院負豔聲，早歲落籍，去嗣陳氏。陳之姨董四娘，挈往金閨，習吳語，遂善吳歛。董笑曰：「是兒甫八歲，如小燕新鶯，不知誰家郎有福，死此難手。」陳歿，撫於楊媪。媪奇嚴，課書，課繡，課彈棋，妙有夙解，不督而能。女兄弟多方狡獪，嘲弄哈侮，終不能勾其一髮也。庚申，楊媪避難吳越，載幽妍與俱，年已破瓜矣。薄倖難嫁，有心未逢，俯首叩膺，形於詠歎。

一日，遇張聖清於秀林山之屯雲館，郡妓滿前，席糾無主。獨幽妍兀坐匡牀，旁無轉矚，掠鬢舐袖，笑而不言。私禱曰：「儂得偶此生，死可矣！」聖清才高筆雋，骨采神恬，造次將迎，綢繆髮帖，人莫覺其為廉察使子也。舟中載圖史弘索，悉付小青衣排當。小青衣能射主人意中事，兼工竹肉。聖清曰：「此西方迦陵鳥」，以迦陵呼之。每攜入竹嶼花溪，遞作新弄。而最不喜平康狹邪之游，謂此輩正堪與須頭奴、大腹長鬚賈相徵逐，豈容邪魔入我心腑。至是幽妍目成者久之，明日遂合鏡於舟次焉。於時溽暑，晝則布席長林，暮則移榻別渚。疏簾清簟，縈繞茶煙；翠管朱弦，淋漓酒氣。幽妍自謂五歲以前，未嘗經此韻人韻事。即聖清亦曰：「世豈有閨中秀、林下風，具足如勝兒者乎！」昵熟漸久，絕不角勁語蝶詞，兩人交相憐，亦復交相重。曰：「吾曩過秀州，草庵外聞老尼經聲，躍然抱出世之想。自慚絆縛，不能掣韉奮飛。今睨君串珠纏臂，持戒精嚴，同心如蘭，願言倚玉。年不死，請事空王。宿羽流螢，實聞此語。」聖清飲涕而謝之。

七月，應試白下，幽妍送別青溪。注盼捷音，屈指歸信，並爾杳然。及重九言旋，而幽妍先驅渡江去矣。自此低迷憔悴，瘵疾轉深，腰減帶圍，骨見衣表。王脩徵謂友人曰：「吾生平不解相思病何許狀，亦不識張郎何許人。今見楊家兒大可憐，始知張郎能使人病，病者又能願為張郎死，更不顧立枯為人臘矣。」聖清聞之，遣急足往視。幽妍開緘捧藥，涕泗泛濺。媪凶忍，閉絕魚雁，消息不通。幽妍典簪珥賂侍兒，屬桃葉渡閩老作字，以達意焉。肩鑄斗室，不見一人，即王孫貴游剝啄者，指刀繩自矢而已。媪下怒益甚，撻罵無人理，取死數四，救而復甦，不得已復載之東來。聖清偵狀，義不負心。有俠客徐內史，就中為調人，彈壓悍媪，無得故懸高價，殺此鐵石兒。媪唯唯。聖清乃納聘，迎為少婦。稽首廉察公，逡巡如女士，且覬宜男，弗詰責也。比入室，病甚，猶強起薰香浣衣，劈箋瀉硯。聖清手書唐人百絕句授之，讀皆上口，又雅能領略大義，每環回離腸斷魂之句，掩抑不自勝，真解語花也。病中解脫，了無怖容，佛號喃喃，手口頗相續。忽索鏡自照，不覺拍幾慟哭曰：「勝兒薄命，遂止於斯。」又好言謂聖清曰：「君自愛，切勿過為情癡，旁招訶笑。妾如有知，當轉男子身以報君耳！」又曰：「妾命在呼吸，偃大人新宅不祥，盍移就郡

醫療之？」歲逼除夕，聖清歸侍椒觴，別去。幽妍惓惓益促。侍兒問有何語傳寄郎君，但瞪目捶胸不復成聲矣。蓋壬戌臘月二□七日也。聖清奔入城，且號且含斂，延僧脩懺，撒葷血者兼旬。選地於龍華裡葬焉。結茅庵，祀文佛如來，償其始願。雕刻紫檀主，置座隅，或懷之出入衣袖衾裯間。食寢必祝，祝必啼，未幾亦病死。

居士曰：「瑯琊王伯輿終當為情死。乃知生而不死，死而復生者，俱非情之至也。」

顏令賓

顏令賓居南曲中，舉止風流，好尚甚雅，亦頗為時賢所厚。事筆硯，有詞句。見舉人盡禮祇奉，多乞歌詩，以為留贈，五彩箋常滿箱篋。後疾病且甚。值春暮，景色晴和，命侍女扶坐於砌前，顧落花而長歎數四。因索筆題詩云：

「氣餘三五喘，花剩兩三枝。話別一樽酒，相邀無後期。」

因教小童曰：「為我持此出宣陽親仁已來，逢見親第郎君及舉人，即呈之云：『曲中顏家娘子將來，扶病奉候郎君。』」因令其家設酒果以待。逡巡至者數人，遂張樂歡飲。至暮，涕泗交下曰：「我不久矣，幸各制哀輓以送我。」初，其家必謂求賻，送於諸客，甚喜。及聞其言，頗慊之。及卒，將瘞之日，得書數篇。其母拆視之，皆哀輓詞也。母怒，擲之於街中，曰：「此豈救我朝夕也！」

其鄰有劉駝駝，聰爽能為曲子詞。或云嘗私於令賓。因取哀詞數篇，教挽柩前同唱之，聲甚悲愴。是日瘞於青門外。或有措大逢之，他日召駝駝使唱，駝駝尚記其四章。一曰：

「昨日尋仙子，轎車忽在門。人生須到此，天道竟難論。客至皆連袂，誰來為鼓盆。不堪襟袖上，猶印舊眉痕。」

二曰：

「殘春扶病飲，此夕最堪傷。夢幻一朝畢，風花幾日狂。孤鸞徒照鏡，獨燕懶歸梁。厚意那能展，含酸奠一觴。」

三曰：

「浪意何堪念，多情亦可悲。駿奔皆露膽，麈至盡齊眉。花墜有開日，月沉無出期。寧言掩丘後，宿草便離離。」

四曰：

「奄忽那如此，夭桃色正春。捧心還動我，掩面復何人。岱岳誰為道，逝川寧問津。臨喪應有主，宋玉在西鄰。」

自是盛傳於長安，挽者多唱之。或詢駝駝曰：「宋玉在西，莫是你否？」駝駝哂曰：「大有宋玉在。」

于季女

元于秀女，臨海儒家女也。有容德，善屬文，贅水宗道。月餘，宗道愧己不若，輒辭歸，閉門讀書，久不之。余裁詩五章招之。一章云：

「妾誰怨兮薄命，一氣孔神兮化生若甌。春山娟兮秋水淨，秉貞潔兮妾之性，聊復歌兮違遣興。」

二章云：

「夜夢兮食梨，命靈氣兮與余占之。曰『行道兮遲遲』，斂角枕兮粲如，風動帷兮心悲。」

三章云：

「雲黯黯兮雪飛刺，夫子介兮如石。苦復留兮不得，望平原兮太息，涕泗橫兮沾臆。」

四章云：

「送子去兮春樹青，望子來兮秋樹零。樹有枝兮枝有英，我胡為兮斃斃，子在此兮山城。」

五章云：

「織女兮牛郎，豈為化兮為參商，欲經渡兮河無梁。霜露侵襲兮病偃在牀。嗟嗟夫子兮誰與縫裳？」

宗道卒不聽。忽夢於來訣曰：「妾委蛻矣，子盍送我。」既而訃至。宗道未幾悲死。

馮愛生

龍子猶《愛生傳》云：愛生非吳產，亦不審誰姓，年□四，或鬻於閩之馮嫗家。馮累世為青樓冠。而吳語一時呼某姬曰某生，故曰馮愛生也。嫗產四女，皆名姬，而季名喜者尤著。四姬以次適人，嫗意亦怠。而其婦八娘子主家，新寡，得愛生女之。

生美而慧，居半歲，能操吳音，逾年名大噪。洪飲善謔，間侑酒者，僉謂不迎生不歡。同輩多忌其談鋒，然竟無以中。而生亦志厭風塵，日求得有心人而事之。第有心矣，力或不逮；其力饒者，又或無當生意。以故對客，每悒悒失態，輒呼巨白自澆，取醉而已。

邑子丁仲，與生善，謀破產納生，事久不就。而生益內窘，時時病。八娘子亦厭之。乃匆匆適茸城公子，非其志也。公子得生不甚憐重，生愈不堪，病日甚，乃復還馮。未幾死。死之日，年才□九。嗚呼，紅顏薄命，曾有如愛生者乎！□四未知名，□九病死，中間衣錦食甘，選勝而游，剪紅浮白，謔浪笑傲於王孫公子之場者，才三四年耳。以生之風調，更得從容句載，庶幾一遇，可畢此生無憾。即不然，而效彼蚩蚩者流，安意風塵，而無遠志，則此三四年者，亦可稍占人生萬一之娛。而不幸早慧，洞識青樓風波之惡，故汲汲求事有心人，不得，以致銜鬱以死。悲夫！雖然，男兒薄倖，有力者甚焉。即假生數年，猶未必遂生之志，徒多苦生耳。然則天之縱生以慧者，適以禍生；而其畜生以壽者，安知非憐生而脫之也。於生又何悲哉！生既殯厝於郊外，久不葬。丁仲謀釀錢市穴，而洞庭計無功年少樂義，與生亦有舊，余偶為言，無功毅然倡之，因得金若干。仍付其家，使易容棺地於某所，以某月日入土。知其事者，咸白衣冠送之。嗚呼！宋詞人柳七不得志於時，落魄以死，賴諸名妓贖錢而葬。今愛生不葬於妓家，而葬於吾黨，所以報也。則吾又安知今之所謂愛生者，非即宋之諸名妓中人乎？而封此一坏土，以俟後之好事者，憐之弔之，志之銘之，亦庶幾與樂游原柳七墓並傳不朽矣。

永康公主

唐主李昇受吳主禪，奉為讓皇。璉，讓皇長子也。先主封璉中書令、池州刺史。將赴上京，卒於池口舟中，年□九歲。初，先主第四女，璉納之為妃。賢明溫淑，容範絕世。及禪代，封永康公主。聞有人呼公主，則嗚咽流涕，辭不願稱。宮中為之慘戚。璉卒，永康公主身穿縞素，斥去容飾，不茹葷血，惟誦佛書，但自稱未亡人，朝夕焚香對佛。自誓曰：「願兒生生世世莫為有情之物。」居延和宮，年二□四歲，無疾坐亡。凡五夕，光如剪練長丈餘，自口而出。至殮，溫軟如生。先主悼痛，詔李建勳刻碑宮中，紀其異焉。

劉令嫺

劉令嫺，孝綽之第三妹也。孝綽三妹並有才學，而令嫺文尤清拔。適東海徐悱。悱為晉安郡，喪還建業，令嫺為文以祭，云：「惟君德愛禮智，才兼文雅，學比山成，辯同河瀉。明經擢秀，光朝振野。調逸許中，聲高洛下。舍潘度陸，超終邁賈。二儀既肇，判合始分，簡賢依德，乃隸夫君。外治徒奉，內佐無聞，幸移蓬性，頗習蘭薰，式侍琴瑟，相酬典墳。輔仁難驗，神情易促，覆碎春紅，霜雕夏綠，躬奉正衾，親觀啟足，一見無期，百身何贖。嗚呼哀哉！生死雖殊，情親猶一，敢遵先好，手調姜橘。素俎空乾，奠觴徒溢。昔奉齊眉，異於今日。從軍暫別，正思樓中，薄游失返，尚比飛蓬，如當此訣，永痛無窮，百年何幾，泉穴方同。」父勉本欲為哀詞，及見此文，乃擱筆。

李易安

宋李易安，名清照，濟南李格非之女。適趙挺之子明誠為妻。明誠字德甫。在太學時，每朔望告謁，出質衣，取半千錢，步入相國寺，市碑文果實歸，相對咀嚼展玩。有持徐熙《牡丹圖》求錢二□萬，留信宿，計無所得，卷還之，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。及連守兩郡，竭俸人以事鉛鋹。每獲一書，即日勘校裝輯。得名畫、彝器，亦摩玩舒卷，指摘疵病，盡一燭為率。故紙札精緻，字畫

全整，冠於諸家。每飯罷，坐「歸來堂」烹茶，指堆積書史，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，以中否勝負為飲茶先後。中則舉杯大笑，或至茶覆懷中，不得飲而起。靖康中，遭虜亂奔徙，所蓄漸散盡。未幾，明誠病死。易安為文以祭曰：「白日正中，歎龐翁之機捷。堅城既墮，憐杞婦之悲深。」後再適張汝舟，未幾反目。有啟與綦處厚云：「猥以桑榆之晚景，配茲駟儉之下材。」侍者無不笑之。有《漱玉集》三卷行於世。其《聲聲慢》一詞尤婉妙。詞云：

「尋尋覓覓，冷冷清清，淒淒慘慘戚戚。乍暖還寒時候，最難將息。三杯兩盞淡酒，怎敵他晚來風急！雁過也，正傷心，卻是舊時相識。滿地黃花堆積，憔悴損，如今有誰堪摘？守著窗兒，獨自怎生得黑！梧桐更兼細雨，到黃昏，點點滴滴。這次第，怎一個愁字了得！」

江道行曰：「自古夫婦擅朋友之勝，無如易安、德甫者。佳人才子，千古絕唱。汝舟之適，不蛇足耶！文君忍恥，猶云具眼相憐。易安乃逐水桃花之不若矣！」

李弄玉

唐李弄玉，會稽人，家住若耶溪。從夫人函關，每以山水花木為娛。夫卒於旅，弄玉扶櫬東歸，過三鄉，題《哀憤》詩於壁云：

「昔逐良人西入關，良人身歿妾空還。謝娘衛女不相見，為雨為雲歸舊山。」

後書「二九子，為父後，玉無瑕，弁無首，荆山石，往往有。」按：二九□八，木字也。子為父後，木下子，李字也。玉無瑕，去其點也。弁無首，存其卅也。王下卅，弄字也。荆石多韞玉。合之是「李弄玉」三字也。以筆墨非婦女事，故隱之。

薛宜僚

薛宜僚，會昌中為士庶子，充新羅冊贈使。由青州泛海，船頻阻惡風雨，至登舟，卻漂回，泊青州，郵傳一年。節度烏漢貞加禮焉。有籍中飲妓段東美者，薛頗屬情。連帥置於驛中。是春，薛發日，祖筵，嗚咽流涕。東美亦然。乃於席上留詩曰：

「阿母桃花方似錦，王孫草色正如煙。不須更向滄溟望，惆悵歡娛恰一年。」

薛到外國，未行冊禮，旌節曉夕有聲，旋染疾。謂判官苗田曰：「東美何故頻見夢中乎？」數日而卒。苗攝大使行禮。薛旅櫬回及青州，東美乃請告至驛，素服拜奠，撫柩哀號，一慟而絕。

薄少君

薄少君，婁東秀士沈承妻也。承字君烈，有雋才而夭。薄為詩百首悼之。及期，少君亦逝。今錄其六云：

「濁世何爭頃刻光，人間真壽有文章。君文自可垂天壤，翻笑起翁是夭亡。」

一片冰心白日寒，由他籛鬼狀千般。相傳地府威儀肅，莫作新詩謔冥官。

惜福持齋器不盈，清脩何反促前程。冥途業鏡如相照，照出枯腸菜幾莖。

痛飲高談讀異文，回頭往事已如雲。他生縱有浮萍遇，政恐相逢不識君。

他人哭我我無知，我哭他人我則悲。今日我悲君不哭，先離煩惱是便宜。

饑腸寒骨儒非易，飾面違心在更難。地上有身無放處，不知地下可相安？」

以下再生不果

李仲文女

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，在郡喪女，年□八，權假葬郡城北。有張世之代為郡。世之男子子長，年二□，侍從在廨中。夢一女，年可□七八，顏色不常，自言「前府尹子，不幸早亡，會今當更生。心相愛樂，故來相就」

。如此五六夕，忽然晝見，衣服薰香殊絕。遂為夫婦，寢息。衣皆有袴，如處女。後仲文遣婢視女墓，因過世之婦相問，入廨中，見此女一隻履在子長牀下。取之，啼泣呼言發塚。歸以示，仲文驚愕。遣問世之：「君兒何由得亡女履耶？」世之呼問兒，具陳本末。李、張並謂可怪。發棺視之，女體已生肉，顏姿如故，惟右腳有履。子長夢女曰：「我本得生。今為所發，自爾之後遂死，肉爛不得生矣。萬恨之心，當復何言。」泣涕而別。出《法苑珠林》。

女之精誠，且能示形於所歡，而不能通夢於父母，自取發掘何耶！

談生

談生者，年四□無婦，常感奮讀書經。夜半，有女子，年可□五六，姿顏服飾天下無雙，來就生為夫婦。自言：「我與人不，勿以火照我也。三年之後方可照。」為夫妻，生一兒，已二歲。不能忍，夜伺其寢後，盜照視之。其腰以上，生肉如人，腰下但有枯骨。婦覺。遂言曰：「君負我！我垂生矣，何不能忍一歲，而竟相照也。」生辭謝，涕泣不可復止。云：「與君雖大義永離，然顧念我兒。若貧不自借活者，暫隨我去，當遺君物。」生隨之去，入華堂室宇，器物不凡。以一殊袍與之曰：「可以自給。」裂取生衣裾留之而去。後生持袍詣市，睢陽王家買之，得錢千萬。王識之曰：「是我女袍，此必發墓。」乃取拷之，生具以實對。王猶不信，乃視女塚，塚完如故。發視之，果棺蓋下得衣裾。呼其兒，正類王女。王乃信之，即禮談生以為王婿，表其兒為侍中。

情史氏曰：「缺陷世界，可憾實繁，況男女私願，彼亦有不可告語者矣。即令古押衙、許虞候精靈不泯，化為氤氳大使，亦安能嘿嘿而陰洽之乎！賦情彌深，蓄憾彌廣，固其宜也。從來佳人才子，難於湊合。朱淑寫恨於斷腸，非煙溢情於錦袋。有心者憐之，幸而遇矣，而或東舍徒窺，西廂未踐，交眉送恨，賡句聯愁，一刻關心，九泉銜怨，與其不諧，不如不遇耳！又，幸而諧矣，而或牆蔓偶牽，原非連理，清風明月，悵然各天，絮語嬌歡，終身五內，則又不如不諧者，鏡花水月，猶屬幻想之依稀也。又，幸而花植幽房，劍歸烈士，兩情相喻，永好勿諼，而或芝草先枯，彩雲易散，紅顏頓萎，白首何堪，剩粉遺琴，徒增浩歎，則又似不若飛鳥天邊，任爾去來無定處；春風別院，不知搖落幾枝花。痛癢縱非隔膚，猶不至摧肝觸肺耳！嗟，嗟！無情者既比於土木，有情者又多其傷感，空門謂人生為苦趣，誠然乎，誠然乎！」